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詞云

世間奇物緣多巧。不怕風波顛倒。遮莫一時開了。到底還完好。　豐城劍氣沖天表。雷煥張華分寶。他日偶然齊到。津底雙龍褭。

此詞名桃源憶故人。說着世間物事有[illegible]離。一時折開。後來必定遇巧得合。那豐城劍氣是怎麼說。晉時大臣張華。字茂先。善識天文。能辨古物。一日看見天上斗牛分野之間。寶氣燭天。曉得豫章豐

便不該分開

城縣中當有奇物出世有个朋友雷煥是識寶物的人遂選他做了豐城縣令托他到彼專一爲訪尋那光動天的寶物分付他道光中帶有殺氣此必寶劍無疑那雷煥領命到了縣間看那寶氣却在縣間獄中雷煥領了從人到獄中盡頭去處果然掘出一對寶劍來雄曰純鈎雌曰湛盧雷煥自佩其一將其一獻與張華各自寶藏自不必說後來張華帶了此劍行到延平津口那劍忽在匣中躍出到了水邊化成一龍津水之中也鑽出一條龍來湊成一雙飛舞昇天而去張華一時驚異分明曉得寶劍通神只水中

這个出來湊成雙的不知何物因遣人到雷煥處問前劍所在雷煥回言道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于水中了方知兩劍分而復合以此變化而去也至今人說因緣湊巧多用延津劍合故事所以這詞中說的正是這話而今說一段因緣隔着萬千里路也只為一件物事湊合成了深為奇巧有詩為證

溫嶠曾輸玉鏡臺　圓成鈿合更奇哉
可知宿世紅絲繫　自有媒人月下來

話說國朝有一位官人姓權名次卿表字文長乃是南直隸寧國府人氏少年登第官拜翰林編脩之職

那翰林生得儀容俊雅、性格風流、所事在行、諸般得趣、真乃是天上謫仙人中玉樹、他自登甲第在京師爲官一載有餘、京師有个風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謂之廟市、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直擺到刑部街上來賣、挨擠不開、人山人海的做生意、那官員每滷閒好事的、換了便巾便衣、帶了一兩个管家長班、出來步走遊看、收買好東西舊物事、朝中惟有翰林衙門最是清閒、不過讀書下棋飲酒拜客、別無他事相干、催翰林況且少年心性、下處閒坐不過、每遇做市熱鬧時、就便出來行走、一口在市上看見

想底根由亦只為前緣做之也

一个老人家、一張桌兒上擺着許多零碎物件、多是人家動用家伙、無非是些燈臺銅杓壺瓶碗碟之類、看不得在文墨眼裡的。權翰林偶然一眼慥去、見就中有一个色樣奇異些的盒兒、用手去取來一看、乃是个舊紫金鈿盒兒、却只是盒蓋、翰林認得是件古物、可惜不全、問那老兒道、這件東西須還有个底兒在那里、老兒道、只有這个蓋、沒有見甚麼底、翰林道、豈有沒底的理、你且說這蓋是那裡來的、便好再尋着那底了、老兒道、老漢有幾間空房在東直門、賃與人住、有个賃房的一家四五口、害了天行症候、先死

了一兩个後生那家子慌了帶病般去、還欠下此些
錢、遺下這些東西作退帳、老漢收拾得所以將來賣
賣度日、這盒兒也是那人家的外邊還有一个繳
兒藏着有幾張故字紙包着咱也不曉得那字扇盒
兒要做甚用所以擺在桌兒上、或者遇个主兒買去、
也不見得喻林道、我到要買你的可惜是个不全之
物、你且將你那紙匣兒來看看兒用手去桌底下漾
將出來、却是一个破碎零落的紙糊頭匣兒、喻林道、
多是無用之物、不多幾个錢賣與我罷、老兒道、些小
之物、憑爺賞賜罷、喻林仍命家人蕭忠與他一百

个錢當下成交老兒又在篋中取出舊包的紙兒來包了放在篋中雙手遞與翰林翰林叫權忠拿了又在市上去買了好幾件文房古物回到下處來放在一張水磨天然几上逐件細看多覺買得得意落後看到那紙篋兒扯開蓋取出紙包來開了紙包又細看那鈿盒金色燦爛果是件好東西顛倒相來到底只是一个蓋想道這半扇落在那里且把來藏著或者湊巧有遇着的時節也未可知隨取原包的紙兒包他只見紙破處裡頭露出一些些紅的出來翰林把外邊紙兒揭開來看裡頭却襯着一張紅字紙翰

汴取出定睛一看道元來如此你道寫的甚麼上寫道

大特雍坊住人徐門白氏有女徐丹桂年方二歲有兄白大子曰留哥亦係同年生緣氏夫徐方厯莊蘇州恐他年隔別無憑有紫金鈿盒各分一半執此相尋爲照

後寫着年月下面着个押字翰林看了道元來是人家婚姻照驗之物是个要緊的如何卻將來遺下又被人賣了也是个沒搭煞的人了又想道這寫文書的婦人既有丈夫如何却不是丈夫出名又把年月

空女想誰算不着

送起指頭算一算看笑道立議之時到今一十八年此女已是一十九歲正當妙齡不知成親與未成親又笑道妄想他則甚且收起着因而把幾件東西一同收拾過了到了下市又踱出街上來行走看見那老兒仍舊在那里賣東西問他道你前日賣的盒兒說是那一家掉下的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你可曉得老兒道誰曉得他他一家人先從小的死起死得來慌了連夜逃去而今敢是死絕了也不見得翰林道他住在你家時有甚麼親戚往來老兒道他有个妹子嫁與下路人住在前門以後不知那里去了多

用心甚好
其有差
耶也

年不見往來了、權翰林自想道、問得着時、還了他那件東西、也是一樁方便的好事、而今不知頭緒、也只索罷休了、回還寓所只見家間有書信來、夫人在家中亡過了、翰林痛哭了一場、沒情沒緒、打點回家、就上个告病的本奏　聖旨權其准回籍調理病痊赴京聽用、欽此、權翰林從此就離了京師回到家中來了話分兩頭、且說鈿盒的來歷、蘇州有个舊家子弟、姓徐、名方、別號西泉、是太學中監生、爲幹辦前程、留寓京師多年、在下處寂寞、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爲妾、生下一个女兒、是八月中得的、取名丹桂、同

時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喚做留哥白氏女人
家性子只護着自家人況且京師中人不知外方頭
路不喜歡攀扯外方親戚一心要把這丹桂許與侄
兒去徐大學自是寄居的人早晚思量囘家要留着
結下路親眷十分不肯一日大學得選了閩中二尹
打點囘家赴任就帶了白氏出京白氏不得遂願戀
戀骨肉之情瞞着徐二尹私下寫个文書不敢就說
許他為婚只把一个鈿盒兒分做兩處留與侄兒做
執照指望他年重到京師或是天涯海角做个表證
白氏隨了二尹到了吳門元來二尹久無正室白氏

就填了孺人之缺，一同赴任。又得了一子，是九月生的，名喚糕兒。二尹做了兩任官，回家，已此把丹桂許下同府陳家了。白孺人心下之事，地遠時乖，只得丟在腦後。雖然如此，中懷歎然，時常在佛菩薩面前默禱，思想還鄉，尋鈿盒的下落。已後二尹亡逝，守了兒女，做了孤孀，總把京師念頭息了。想那出京時節，好歹已是十五六个年頭，丹桂長得美麗非凡。所許陳家兒子，年紀長大，正要納禮成婚，不想害了色癆，一病而亡。眼見得丹桂命硬，做了望門寡婦，一時未好許人。且隨着母親兄弟穿[illegible][illegible]素衣服，挨着過日。正

是

孤辰宜宿無緣分　空向天邊盼女牛

不說徐丹桂淒涼且說權翰林自從斷了弦告病回家一年有餘尚未續娶心緒無聊且到吳門閒耍意圖尋訪美妾因怕上司府縣知道車馬迎送酒禮往來拘束得不耐煩揣料自已年紀不多面龐嬌嫩身材嬌小倘人看不出他是官假說是个游學秀才借寓在城外月波菴隔壁靜室中那菴乃是尼僧有个老尼喚做妙通師父年有六十已上專在各大家往來禮度熟閒世情透徹看見權翰林一表人物雖然

兩面話其實說對當閒事者出家人也

不曉得是埋名貴人，只認做青年秀士，也道他不是落後的人，不敢怠慢，時常叫香公送茶來，或者請過菴中清話。權翰林也畧把訪妾之意問及妙通，妙通說是出家之人，不管閒事。權翰林也就住口不好說得。是時正是七月七日，權翰林身居客邸，孤形吊影，想着牛女銀河之事，好生無聊，乃旫宋人汪彥章秋閨詞，改其末句一字云：

高柳蟬嘶，采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横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少个（少字）人同倚。（原是有字）　詞寄點絳唇

權翰林高聲歌咏、趂步走出靜室外來、新月之下、忽見一个素衣的女子、走入菴中、翰林急忙尾在背後、在黑影中閃着身子、看那女子、只見妙通師父出來接着女子、未叙寒溫、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焚起、那女子生得如何

聞道雙銜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與阿誰燒、悵望水沉煙裊、　雲鬢風前絲捲、玉顏醉裡紅潮、莫教空度可憐宵、月與佳人共僚（音了）　詞寄西江月

那女子拈着香、跪在佛前、對着上面口裡喃喃吶吶、低低微微、不知說着許多說話、沒聽得一个字、那妙

通老尼便來收科道小娘子你的心事說不能盡不如我替你說一句簡便的罷那女子立起身來道師父怎的簡便妙通道佛天保佑早嫁个得意的丈夫可好麽女子道休得取笑奴家只爲生來命苦父亡母老一身無靠所以拜禱佛天專求福庇妙通笑道大意相去不遠女子也笑將起來妙通擺上茶食女子喫了兩盞茶起身作別而行權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險些兒眼裡放出火來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只是他去了心癢難熬正在禁架不定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轉來見了道相公還不曾睡幾時來在

問翰林道、小生見白衣大士出現、特來贈禮、妙通道、此隣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果然生得一貌傾城、目中罕見、翰林道、曾嫁人未、妙通道、說不得、他父親在時、曾許下在城陳家小官人、比及將次成親、那小官人沒福死了、耽閣了這小娘子、做了个望門寡、一時未有人家來求他的、翰林道、怪道穿着淡素、却何夜晚閒到此、妙通道、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他遭着如此不偶之事、心愿不足、故此對母親說了、來燒炷夜香、翰林道、他母親是甚麼樣人、妙通道、他母親姓白、是个京師人、當初徐家老爺在京中選官、娶去

却此是管閒事

來家的、且是直性子好相與、對我說還有个親兒在京、他出京時節、有个侄兒方兩歲、與他女兒同庚的、自出京之後、杳不相聞、差不多將二十年來了、不知生死存亡、時常托我在佛前保佑、翰林聽着呆了一會、想道、我前日買了半扇鈿盒、那包的紙上分明寫是徐門白氏女丹桂兒、白大子白留哥、今這个女子姓徐、名丹桂、母親姓白、眼見得就是這家了、那賣盒兒的老兒說那家死了兩个、後生老人家連忙逃去、把信物多丟下了、想必死的後生就是他侄兒留哥、不消說得、誰想此女却此妙哥飛在此、另許了人家、可

又斷了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却又在此相遇有如此湊巧之事或者到是我的姻緣也未可知以心問心䟕足道一二十年的事三四千里的路有甚查帳處只須如此如此算計已定對妙通道適才所言白老孺人多少年紀了妙通道有四十多歲了翰林道他京中親兄可是白大侄兒子可叫做留哥妙通道正是正是相公如何曉得翰林道那孺人正是宗姑小生就是白留哥是孺人的侄兒妙通道相公好耍笑相公自姓權如何姓白翰林道小生幼年離了京師在江湖上游學一來慕南方風景二來專爲尋取

好想頭好關目

（蹺蹊）

這頭親眷所以移名改姓游到此地今偶然見師父說着端的也是一緣一會天使其然不然小生怎地曉得他家姓名妙通道元來有這等巧事相公你明日去認了令姑小尼再來奉賀便了翰林當下別了老尼到靜室中游思妄想過了一夜天明起來叫書家權忠吩囑停當了說話結束整齊一直問到徐家來到了門首看見門上一个老兒在那里閒坐翰林叫權忠對他說可進去通報一聲有个白大官打從京中出來的老兒說道我家老主人沒了小官兒又小你要見那个的翰林道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

頭之厚矣

姓白麼老兒道正是姓白權忠道我主人是白大官正是孺人的侄兒老兒道這等你隨我進去通報便是老兒領了權忠見到孺人面前權忠是慣事的人磕了一頭道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來已在門首了白孺人道可是留哥權忠道這是主人乳名孺人喜動顏色道如此喜事即忙喚自家兒子道糕兒你哥哥到了快去接了進來那小孩子嬉嬉顛顛搖搖擺擺出來接了翰林進去翰林覥覥腆腆冒冒失失進去見那孺人起來翰林叫了姑娘一聲唱了一喏待拜下去孺人一把扯住道行路辛苦不必大禮孺人

淚之無從

又淚之無從

含着眼淚看那翰林只見眉清目秀一表非俗不勝
之喜說道想老身出京之時你只有兩歲如今長成
得這般好了你父親如今還健麼翰林假意掩淚道
棄世久矣小姪只爲眼底沒个親人見父親在時曾
說有个姑娘嫁在下路所以小姪到南方來游學專
欲尋訪昨日偶見月波菴妙通師父說起端的方知
姑娘在此特來拜見孺人道如何聲口不像北邊翰
林道小姪在江湖上已久愛學南言所以變却鄉音
也翰林叫排忠送上禮物孺人歡喜收了謝道至親
骨肉只來相會便是何必多禮翰林道客途乏物至

引入桃源

敬姑娘不必說起且喜姑娘康健昨日見妙通說過已知姑夫不在了適間這位是表弟還有一位表妹與小姪同庚的在歷孺人道你姑夫在時已許了人家姻緣不偶未過門就斷了而今還是个沒喫茶的女兒翰林道也要請相見孺人道昨日去燒香感了些風寒今日還沒起來梳洗總是你在此還要久住兄妹之間時常可以相見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處一邊分付排飯一手攜着翰林到西堂來打從一个小院門邊經過孺人用手指道這裡頭就是你妹子的臥房翰林鼻邊悄聞得一陣蘭麝之香心中好

生筷俸那孺人陪翰林喫了飯、着落他行李在書房中、是件安頓停當了、方纔進去、楷翰林到了書房中、想道、特地冒認了姪兒、要來見這女子、誰想尚未得見、幸喜已認做是真、留在此居住、早晚必然生出機會來、不必性急、且待明日相見過了、再作道理、且說徐氏丹桂、年正當時、悞了佳期、心中常懷不足、自那七夕燒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傷情緒、兼冒了些風寒、一時懶起、見說有个裊兒自京中遠來、他曾見毋親說、小時有許他為婚之意、又聞得他容貌魁梧、心裡也有些暗動、思量會他一面、雖然身子慵怯、只

得強起梳妝、對鏡長嘆道、如此好容顏到底付之何人也、有綿搭絮一首為証

瘦來難任寶鏡怕初臨、鬼病侵尋、悶對秋光冷透襟、最傷心、靜夜聞砧、慵拈繡綫、懶撫瑤琴、終宵孤有夢難成、待曉起、翻嫌曉思沉、

梳妝完了、正待出來、見表兒只見弟糕兒急急忙忙走將來、道母親害起急心疼來、一時暈去、我要到街上去、取藥、姐姐可快去看母親、去桂娘聽得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減妝也不及收、房門也不及鎖、到舊人那里去了、權翰林在書房中梳洗已畢、正要

打點精神、今日求見表妹、只聽得人傳出來道、老孺人一時急心疼暈倒了、他想道、此病惟有前門棋盤街定神丹、一服立効、恰好拜匣中帶得在此、我且趁子姪之禮、入堂問病、就把這藥送他一丸、醫好了、她也是一个討好的機會、就去開出來、袖在袖裡、一徑望內裡來問病、路經東邊小院、他昨日見孺人說、已曉得是桂娘的臥房、却見門開在那裏、想道、桂娘一定在裡頭、只作三不知、闖將進去、見他時再作道理、翰林揑着一把汗、走進臥房、只見

香奩尚啟、寶鏡未收、剩粉殘脂、還在盒中、薦襪花

鈿翠黛依然几上鋪張想他纖手理妝將少个画眉人奏巧、翰林如痴似醉把桌上東西這件闖闖那件嗅嗅好不依儀又聞得撲鼻馨香回首看時那繡帳牙床錦衾角枕且是整齊精潔想道我且在他床裡眠他一眠也沾他些香氣只當溫挨着他皮肉一般一淌倘下去眠在枕頭上呆呆地想了一回等待幾時不見動靜沒些意智慢慢走了出來將到孺人房前摸摸袖裡早不見了那丸藥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窮性想一想只得打原來路上一路尋到書房裡去了纔

娘在母親跟前守得疼痛少定思量房門未鎖妝臺不收跑到自房裡來收拾已完身子困倦揭開羅帳待要歇息一歇息忽見席間一个紙包拾起來打開看時却是一丸藥紙包上有字乃是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幾个字桂娘道此自何來若是兄弟取至怎不送到母親那里去却放在我的席上除了兄弟此處何人來到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藥果是蹺蹊且拏到母親那里去問个端的時[illegible]了藥掩了房門走到孺人處來問道母親兄弟取[illegible]不回來未曾孺人道望得眼穿這孩子不知在那里[illegible]耍再不來了桂娘道

婦人見識知此

好教母親得知適問轉到房中只見床上一顆丸藥紙上寫着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我疑心是兒弟取來的怎不送到母親這里却放在我的房中今兒爺兀自未回正不知這藥在那里來的孺人道我見這定神丹只有京中前門街上有得賣此處那討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神仙所賜快拿來我喫桂娘取湯來遞與孺人嚥了下去一會果然心疼立止母子歡喜不盡孺人疼痛既止精神疲倦懞懞的睡了去桂娘守在帳前不敢移動恰好權翰林尋藥不見空手走來問安正撞着桂娘在那里不及迴避桂娘認做

是白家表兄、少不得要相見的、也不躲閃、遂與雁翰林正要親傍、堆下笑來、買將上去、唱个肥喏道、嫂子拜揖了、桂娘連忙還禮道、哥哥萬福、翰林道、姑娘病體若何、桂娘道、覺道好些、方纔睡去、翰林道、昨日到宅、滿想妹子芳容一見、見說玉體欠安、不敢驚動、桂娘道、小妹聽說哥哥到來、心下急欲迎侍梳洗不及、不敢草率、今日正要請哥哥厮見、恰遇母親病急、脫身不得、不想哥哥又進來問病、幸瞻丰範、翰林道、小兄不遠千里而來、得見妹子玉貌、眞个是不枉奔波、走這遭了、桂娘道、哥哥與母親姑姪至親、自然劑不

全在尊寵

斷的小妹薄命之人何足掛齒翰林道妹子芳年秀質後祿正長佳期可待何出此言此時兩人對話一遍一來桂娘年大知味看見翰林丰姿俊雅早已動火了八九分亦且認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脈甜言軟語更不羞縮對翰林道哥哥初來今下書房中有甚不周到處可對你妹子說你妹子好來照瞭一二翰林道有甚麼不周到桂娘道難道不缺長少短翰林道雖有缺少不好對妹子說得桂娘道但說何妨翰林道所少的只怕妹子不好照管然不是妹子也不能照管桂娘道少甚東西翰林笑道晚間少个人伴

件。耳桂娘通紅了面皮、也不回答、轉身就走、翰林趕上去一把扯住道、攜帶小兒到繡房中拜望娘子一拜望何如、桂娘見他動手動脚、正難分辯、只得假裡老孺人開聲道、那个在此說話、翰林只得放了手回首轉來道、是小姪問安、其時桂娘已脫了身、跑進房裡去了、孺人揭開帳來看見了翰林道、元來是姪兒到此、小兒翁街上未回、娘子怎不來接待你方纔却和那个說話、翰林心慌鬼胎、假說道、只是小姪並沒有那个、孺人道、這等是老人家聽差了、翰林心不在焉、一兩句話、連忙告退、孺人看見他有些蹺蹊、

失張失志的光景、心裡疑惑道、起初我服的定神丹、
出于京中、想必是姪兒帶來的、如何却在女兒房內、
適纔睡夢之中、分明聽得與我女兒說話、却又說道
沒有他兩人不要曉得、前因輒便私自往來、日後做
出勾當、他男長女大、況我原有心配合他的、只是姪
兒初到來見、怎的又不知他曾有妻未、不好就啟齒、
且再過幾時、看相機會、圓成罷了、躊躇之間、只見嬌
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道、醫生入娘賊出去了、等了
多時、纔取這藥來、嬌人與他來遲、說道、等你藥到、燉
煖多時了、今天幸不疼不喫這藥了、你自陪你哥哥

好點綴

去、糕兒道、那哥哥也不是老實人、方纔走進來竊聽他、却在姐姐臥房門首東張西張、見了我方出去了、孺人道不要多嘴、糕兒道我看這哥哥也標致、我姐姐又沒了姐夫、何不配與他了、也完了一件事、省得他做出許多饞勞喉急出相、孺人道孩子家恁地輕出口、我自有主意、孺人雖喝住了兒子、却也道是有理的事、放在心中打點、只是未便說出來、那權翰林自遇桂娘兩下交口之後、時常相遇、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情、翰林終日如痴似狂、拿着一管筆寫來寫去、茶飯懶喫、桂娘也日日無情無緒、懨懨欲睡、針線慵

拈、多被孺人看在眼裏、然兩个只是各自有心、礙人耳目、不曾做甚手脚、一日翰林到孺人處去、恰好遇着桂娘梳妝、已畢正待出房翰林攔門迎着相與了一禮翰林道、久聞妹子房閣精緻、未曾得造一覩今日幸得在此相遇必要進去一看不繇分說望門裡一鑽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翰林看見無人一把抱住道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个、桂娘不敢聲張低低道、哥哥尊重哥哥不弃小妹、何不央人自毋親處求親、必然見允、如何做那輕薄模樣、翰林道多蒙妹子指教、足見厚情、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小

> 正氣語不得其爲鍾情

兒其實等不得那從容的事了、桂娘正色道若要有合妹子斷然不從他日得做夫妻豈不爲兒所感、教脫了身子望門外便走早把个雲髻扭歪兩鬢都亂了、急急走到孺人處喘氣尚是未息孺人見了覺得有些異樣問道爲何如此模樣桂娘道正出房來撞見哥哥後邊走來連忙先跑走得急了些个孺人道自家兄妹何必如此躱避孺人也只道姪兒就在後邊來却又不見到元來沒些意思反走出去了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性急要配合他兩个了只是缺个中間撮合的人猛然想起姪兒初到時說道見娶

通師父說了纔尋到我家來的何不就叫妙通來與
他說知其事豈不爲妙當下就分付兒子糕兒叫他
去菴中接那妙通不在話下却說權翰林走到書房
中想起適纔之事心中怏怏又思量桂娘有心于他
雖是未肯相從其言有理却不知我是假批子教我
央誰的是自又忖道他毋子俱認我是白大自然是
鈿盒上的根辨了我只將鈿盒爲證怕這事不成又
轉想一想道不好不好萬一名姓偶然相同鈿盒不
是他家的却不弄真成假且不要打破糊兒只是做
些工夫假得親熱自然到手正胡思亂想走出堂前

慈悲為本

閒步、忽然妙通師父走進門來、見了翰林、打个問訊道、相公你投親眷好處安身、許久了、再不到小菴走走、權翰林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瞞師父說、一來家有相留、二來小生的形孤影隻、岑寂不過、貪着骨肉親傍、懶向外邊去了、妙通道、相公既苦孤單、老身替你做个媒罷、翰林道、小生久欲買妾、師父前日說不曾閒事、所以不敢相央、若得替我做个媒人、十分好了、妙通道、親事倒有一頭在我心裏、適纔因老孺人相滿說話、待我見過了他、再來和相公細細商量、我道也有个人在肚裡、正少个說合的師父來得正好、且

過了家姑、是必到書房中來走走、有話相商則个、妙通道曉得了、說罷話、望內裡就走進去、見了孺人、孺人道多時不來走走、妙通道見說孺人有些貴恙正要來看恰好小哥來與我說此說來了、孺人道前日我姪初到、心中一喜一悲、又兼辛苦了些兒、生出病來、而今小恙已好、不勞費心、只有一句話兒要與師父說說、妙通道甚麼話、孺人道、我只為女兒未有人家、日夜憂愁、妙通道一時也難得像意的、孺人道、有到有一个在這裡、正要與師父商量、妙通道是那个、到要與我出家人商量、孺人道且莫說出那个只爾

節外知心
文字打合
人來不妙

師父一句話我京中來的姪兒說道先認得你的哥
曉得麽妙道道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時見我說起稱
人纔來認親的怎不曉得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稱
人道我這姪兒與我女兒同年所生先前也曾告訴
師父過的當時在京就要把女兒許他爲妻是我家
當先老爹不肯我出京之時私下把一个鈿盒分開
兩處各藏一扇以爲後驗寫下文書一紙當時姪兒
還小總今年遠道鈿盒文書雖不知還在不在人却
是了眼見得女兒別家親緣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
我意欲完前日之約不好自家啟齒抑且不知他意

中曾娶過妻否、要煩你到西堂、與我姪兒說此事、如若未娶、待與他圓成了、可好麽、妙通道、這个當得、當取一說就成、且拿了這半扇鈿盒去、好做个話柄、夫人道說得是、走進房裡去、取出來交與妙通、妙通袋在袖裡了、一徑到西堂書房中來、翰林接着、道、師父見過家姑了、妙通道、是見過了、翰林道、有甚說話、妙通道、多時不見、閒叙而已、翰林道、可見我妹子麽、妙通道、方才不曾見、再過會、到他房裡去、翰林道、好个精緻房、只可惜獨自孤守、妙通道、目下也要說一个。人與他了、翰林道、起先師父說有頭親事、要與小生

有味乎其言之也

爲媒是那一家妙通道是有一家是老身的禮薦小娘子模樣儘好正與相公廝稱只是相公要娶妾必定有个正夫人了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翰林道卜生曾有正妻卜過一年多了恐怕一時難得門當戶對的佳配所以且說个取妾若果有好人家像得吾意自然聘爲正室了妙通道你要怎麼樣的纔像得你意翰林把手指着裡面道不瞞老師父說得像這裡表妹方妙妙通笑道容貌到也差不多兒翰林道要多少聘財妙通袖裡摸出個盒來道不須別樣聘財却倒是个難題目他家有半扇金盒兒配得上的

就嫁他。翰林接上手一看、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兒、不勝歡喜、故意問道、他家要配此盒、必有緣故、師父可曉得備細、妙通道、當初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有个中表、曾結姻盟、各分鈿盒一扇爲證、若有那扇、便是前緣了、翰林道、若論鈿盒、我也有半扇、只不知可配得着否、急在拜匣中取出來一配、却好是一个盒兒、妙通道、果然是一个、虧你還留得在、翰林道、你且說那半扇是那一家的、妙通道、再有那家、怎伴不知、到來哄我、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難道你到不曉得、翰林道、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所以

也做啞妝呆取笑一回、却又一件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妙通道、令姑也曾道來年深月久、只怕相公已曾別娶、就不好意思、所以要老身探問个明白、今相公既斷未續、鈿盒現配成雙、待老身回覆孺人、只須成親罷了、翰林道、多謝撮合大恩、只不知幾時可以成親、早得一日也好、妙通道、你這般樣的新郎、明日是中秋佳節、我擬報孺人就完成了罷、等甚麼日子、翰林道、多感多感、妙通袖裡懷了這兩扇完全的鈿盒、欣然而去、回覆孺人、孺人道、是骨肉重完、舊物再見、喜歡無盡、只待

方成親哭喜酒了此時胸中十萬分那有半分疑不是他的姪兒正是

只認盒爲真　豈知人是假

奇事顛倒顛　一似塞翁馬

權翰林喜之如狂一夜不睡絕早起來叫權忠到當鋪裡去賃了一頂儒巾一套儒衣整備拜堂權人傑絕早起來料理酒席催促女兒梳妝少不得一對新人拜行禮禮畢看林穿着儒衣正似白龍魚服掩着口只是笑連撺忽也笑傷人看的無非道是他喜歡之極那知其情但見花燭輝煌恍作遊仙一夢有詞爲證

銀燭燦芙渠、瑞鴨微歔麝煙浮、喜紅絲初綰、寶合會輪、何耶俊才淩雲、謝女艷容並濯、露月輪正值團圓暮、雅稱錦堂歡聚、

右調畫眉序

酒罷送入洞房、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臥房、乃前日偷眠妄想、強進挨光的所在、今日停眠整宿、你道快活不快活、攜翰林真如入蓬萊山島了、入得羅幃、男貪女愛、兩情歡暢、自不必說、雲雨既闌、翰林撫着桂娘道、我和你千里姻緣、今朝美滿、可謂三生有幸、桂娘道、我和你自幼相許、今日完聚、不足爲奇、所喜者、隔着多年、又如此遠路、到底團圓、乃像是天意周全

賺得暢的

耳只有一件你須不是這里人今入贅我家不知到底萍踪浪跡歸于何處抑且不知你爲儒爲商作何生業我嫁雞逐雞也要商量个終身之策一時歡愛不足戀也翰林道你不須多慮只怕你不嫁得我旣嫁了我包你有好處桂娘道有甚好處料没有五花官誥夫人之分翰林笑道別件或若煩難若只要五花官誥包管箱籠裡就取得出桂娘啐了一啐道虧你不羞桂娘只道是一句誇大的說話不以爲意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且只款款溫柔輕憐痛惜鄉魚似水過了一夜明晨起來各各梳洗已畢一對兒

穿着大衣來拜見尊姑、并謝妙通爲媒之功、正行禮之時、忽聽得堂前一片價篩鑼、便有十來个人、喧嚷將起來、慌得小舅糕兒没鑽處、翰林走出堂前來問道、誰人在此囉唣、說聲未了、只見老家人權李同了一班京報人、一見了就磕頭道、京中報人特來報爺高陞的、小人們那里不尋得到、方纔街上遇見權忠、纔知爺爺蹤跡在此、却如何這般打扮、快請換了衣服、權翰林連忙搖手、叫他不要說破、禁得那一个住、你也稱爺、我也稱爺、不住的叫、拿出一張報單來、已陞了學士之職、只管嚷着求賞、翰林着實叫他們不要

佳人自得
此景不可
得也

說我姓權京報人那管甚麼頭銜早把一張報喜的
紅紙高高貼起在中間上寫
飛報貴府老爺讙　高陞翰林學士　命下
這裡跟隨管家權忠、拏出冠帶、對學士道、料想瞞不
過了、不如老實行事罷、學士帶笑脫了儒巾儒衣、換
了冠帶、討香案來謝了聖恩、分付京報人出去門外
候賞、轉身進來重請夫人拜見、那孺人出乎不意、心
慌撩亂、沒个是處、好像青天裡一个霹靂、不知是那
裡起的、只見學士拜下去、孺人連聲道、折殺老身也、
老身不知賢婿姓權、乃是朝廷貴臣、眞是有眼不識

泰山望高擡貴手，恕家下簡慢之罪，學士道，而今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說了，孺人道，不敢動問賢壻，賢壻既非姓白，為何假稱舍姪光降寒門，其間必有因繇，學士道，小壻寄跡禪林，晚間閒步，月下看見令愛芳姿，心中仰慕無已，問起妙通師父，說着姓名居址，家中長短備細，故此托名前來，假意認親，不想岳母不疑，欣然招納，也是三生有緣，妙通道學士初到菴中，原說姓權，後來說着孺人家事，就轉口說了姓白，小尼也曾問來，學士回說道，因為訪親，所以改換名姓，豈知貴人游戲，我們多被瞞了，孺人道，總是一場

天大笑話。孺人道。却又一件。那半扇鈿盒却自何來。難道賢壻是通神的。學士笑道。姪兒是假鈿盒却眞。說起來實有天緣非可強也。孺人與妙通多驚異道。願聞其詳。學士道。小壻在長安市上。偶然買得此盒一扇。那包盒的。却是文字一紙。正是岳母寫與令姪留哥的。上有令愛名字。今此紙見在小壻處。所以小壻一一發有膽冒認了。求岳母饒恕欺誑之罪。孺人道。此話不必題起了。只是舍姪家爲何把此盒出賣。賣的是甚麼樣人。賢壻必然明白。學士道。賣的是一个老兒。說是令兄舊房主。他說令兄全家遭疫。少者先

此處方有波瀾

亡止遺老口一時逃去所以把物件遺下拿出來賣的儒人道這等說起來我兄與姪皆不可保真个是物在人亡了不覺掉下淚來妙通便收科道老孺人姻緣分定而今還管甚姪兒不姪兒是姓權是姓白招得个翰林學士做女壻須不辱莫了你的女兒孺人道老師父說得有理大家稱喜不盡此時桂娘子在旁逐句逐句聽着口雖不說出來纔曉得昨夜許他五花官誥做夫人是有來歷的不是過頭說話本且鈿盒天緣實為湊巧心下得意不言可知權學士既喜着桂娘美貌又見鈿盒之遇以為奇異兩下懸

愛非常重謝了妙通師父連岳母小舅都帶了赴任
後來秩滿桂娘封爲宜人夫妻偕老
世間百物總憑緣　大海浮萍有偶然
不向長安買鈿盒　何從千里配嬋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

昔宋時三衢守宋彥瞻、以書荅狀元畱夢炎、其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擔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婣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于讐者亦蒙耻含媿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

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懸持州縣者有之足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鄉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容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爲

此一段話衹在齊東禁語中皆因世上官宦起初未經發際變泰身居貧賤時節親戚朋友宗族鄉鄰那一个不望他得了一日大家增光及至後邊風雲際會超出泥塗昝日在仕途中冠裳裡面馳逐富貴奔趨利名將自家困窮景況盡多抹過把當時貧交看不在眼裡放不在心上念舊一毫照顧周恤之意

實有此等
刁惡語也

淡淡相看、用不着他一分氣力、頓叫得官情紙薄、不知向時盼望他這些意思、竟歸何用、雖然如此、這様人雖是惡薄、也只是沒用罷了、撞着有志氣肩巴硬的、拚得个不奉承他、不求告他、也無奈我何、不為大害、更有一等狠心腸的人、偏要從家門首打墻脚、起詐害親戚、侵占鄉里、受投獻、窩盜賊、無風起浪、沒屋架梁、把一个地方攪得藜莱不生、雞犬不寧、人人懼怕、个个收斂、怕生出衅端、撞在他網裡了、他還要疑心別人仗他勢力、得了甚麼便宜、心下不放鬆的、晝夜算計、似此之人、鄉里有了他、怎如沒有的安靜、所

興話

以宋彥瞻見留夢炎中狀元之後、把此書規諷他、要他做好人的意思、其間說話雖是情淡、却句句透切、着今時病痛、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单表一个作惡的官宦、做着沒天理的勾當、後來遇着清正嚴明的憲司做對頭、方得明正其罪、說來與世上人勸戒一番、有詩為證、

惡人心性自天生、　慢道多因習染成、
用盡心謀如翅虎、　豈知有日貫為盈、

這段話文、乃是四川新都縣、有一鄉宦姓楊、是本朝甲科、後來沒收煞、不好說得他名諱、其人家富心貪、

兵、最殘忍、居家爲一鄉之害、自不必說、曾在雲南做兵備僉事、其時屬下有个學覇廩生、姓張名寅、父親是个鉅萬財主、有妻有妾、妻所生一子、就是張廩生、妾所生一子、名喚張賓、年紀尚幼、張廩生母親先年已死、父親就把家事盡托長子經營、那廩生學業儘通、考試每列高等、一時稱爲名士、頗與郡縣官長往來、只是賦性陰險、存心不善、父親見他每事苛刻取利、常勸他道、我家道儘裕勾你幾世受用不了、况你學業日進、發達有時、何苦錙銖較量、討人便宜怎的、張廩生不以爲好言、反疑道父親必竟身有私藏、故

此把財物輕易嫌道我苛刻況我母已死見前父親有愛妾幼子到底他們得便宜我只有得眼面前東西還有他一股之分我能有得多少為此日夕算計結交官府只要父親一倒頭便思量擺佈這庶母幼弟占他家業已後父親死了張廩生恐怕分家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父妾回說沒有張廩生將房中箱籠搜遍并無踪跡又道他埋在地下或是藏在人家閙得亂嚷沒个休息及至父妾要他分家與弟却又分毫不吐只推道你也不拿出來我也沒得與你兒子族人各有私厚薄也有為着哥子的也有為着

兄弟的沒个定論未免兩下搬鬭搆出訟事那張廪生有兩子俱巳入泮有財有勢官府情熟眼見得廪弟孤兒寡婦下邊沒申訴處只得在楊巡道手裡告下一紙狀來張廪生見楊巡道准了狀也老大喫驚你道爲何喫驚葢因這巡道又貪又酷又不讓體面惱着他性子眼裡不認得人不拘甚麼事由頭打倒阜一味倒邊還𧴩一件好處是要銀子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有名叫做楊瘋子是惹不得的意思張廪生付道家財官司只憑府縣主張府縣自然爲我斯文一脉料不有虧只是是這瘋子手裡的狀不先停

當得他、萬一拗彆起來、依着理斷个平分、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這是老大的干紫、張廩生世事熟透、便尋个巡道彿巳過龍之人、與他賄地打个關節、許下他五百兩買心紅的公價、巡道依允、只要現過承包管停當、若有不妥不動分文、張廩生只得將出三百兩現銀、嵌寶金壺一把、纏絲金首飾一副、精工巧麗、價值頗多、權當二百兩、他日備銀取贖、要過龍的寫了議单、又討个許賄的執照、只要府縣申文上來、批个像意批語、永杜斷與兄弟之患、目下先准一訴詞、為信、若不應驗、原物盡還、要廩生又換了小服隨着

約諭之極豈知兒共身之娘

說上很人母毋上兒病所不可解

過龍的到私衙門前當面交割四目相視各自心照張廩生自道算無遺策只費得五百金鉅萬家事一人獨享豈不是九牛去得一毛老大的便宜了喜之不勝看官你道人心不平假如張廩生是个克巳之人不要說平分家事就是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與小兒弟了也是與了自家骨肉那小兒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何故苦苦貪私思量獨喫自痾反把家裡東西送與沒些相干之人不知驢心狗肺怎樣生的有詩曰

私心只欲蔑天親　反把家財送別人

何不家庭略相讓　　自然忿怒變欣欣

張廪生如此算計若是後來依心像意眞是天沒眼睛了豈知世事浮雲倏易不定楊巡道受了財物准了訴狀下去問官未及審詳時値萬壽聖節將近兩司裡頭例該一人賫表進京朝賀恰好輪着該是楊巡道去沒得推故楊巡道只得收拾起身張廪生着急又尋那過龍的去討口氣楊巡道回說此行不出一年可回你且未要申文待我回任定行了落張廪生只得使用衙門停閣了詞狀呆呆守這楊僉憲回道爭奈天不從人願楊僉憲賫表進京拜過萬壽

赴部考察他貪聲大著已訪了不謹項頭冠帶閑住惕僉憲悶悶出了京城一面打發人到任所接了家眷自回籍去了家眷動身時張廩生又尋了過能的去要倒出這一宗東西衙裡回言道此是老爺自做的事若是該還須到我家裡來自與老爺取討我們不知[illegible]裡張廩生沒計奈何只得住手眼見得這一項銀子撒在東洋大海裡了這是張廩生心勞術拙也不爲就若只便是這樣沒討處罷了也還美做便宜張廩生是个貪私的人怎捨得五百兩東西平白丟去了自思身有執照不幹得事理該還我他如今

是个鄉官、須管我不着、我到他家裡討去、說我不過、好歹還我些、就不還得銀子、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況且四川是進京必由之道、由成都省下到新都、只有五十里之遠、往返甚易、我今年正貢、須赴京廷試、待過成都時、恰好到彼、討此一項、做路上盤纏、有何不可、笑、計得停當、怕人曉得了、暗笑、把此話藏在心中、連妻子多不曾與他說破、此時家中官事未決、恰值宗師考貢、張稟生已自貢出了學門、一時與匆匆地、回家受賀、飲酒作樂了幾時、一面打點長行、把争家官事、且放在一邊了、帶了四个家人、也不得是

張龍、張虎、張興、張富、早晚上京、不宿風餘、早到了成都地方、在飯店裡宿了一晚、張貢生想道、我在此間、還要迂道往新都取討前件長行行李、留在飯店裡不便、我路上幾日心緒鬱悶、何不往此間妓館一游、揀个得意的宿他兩晚、遣遣客興、就把行囊下在他家、待取了償回來、帶去有何不可、就喚四个家人、說了這些意思、那家人是出路的、見說家主要問甚行些油水的事、那一个不願隨鞭発簇、擁着這个老貢生、竟往青樓市上去了、

老生何意入青樓、　豈是風情未肯休、

描出妓家心事

只爲業寃當面露　埋根此處做關頭

却說張貢生走到青樓市上走來走去但見

艷抹濃妝倚市門而獻笑穿紅着綠寨簾箔以迎歡或聯袂或凴肩多是些湊將來的姊妹或用嘲或共語總不過造作出的風情心中無事自驚惶日日恐遭他假母怒眼裡有人難撮合時時任擯[illegible]生來

張貢生見了這些油頭粉面行徑雖然眼花撩亂沒一个同來的人一時間不知走那一家的是未便入馬只見前面一个人搖擺將來見張貢生帶了一夥

家人東張西覷、料他是个要鬭的勤兒、多个幫的人、所以遲疑、便上前問道、老先生定是貴足、如何踏此賤地、張貢生拱手道、學生客邸無聊、閒步適興、那人笑道、只是眼閣、怕適不得甚麼興、張貢生也笑道、怎便曉得學生不倒坎、那人笑容可掬道、若果有興、小子當爲引路、張貢生正投着機、問道、老兄高姓貴表、那人道、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閒、此閒路數最熟、敢問老先生仙鄉上姓、張貢生道、學生是滇中、游好閒道、是雲南了、後邊張興攙出來道、我相公是今年貢元、上京廷試的、游好閒道、失敬失敬、小子幸會、奉陪樂

地一游、喫个盡興、作做主人之禮、何如、張貢生道、最好、不知此間那个妓者爲最、游好閒把手指一指、二、指的道、劉金、張賽、郭師師、王丢兒、都是少年行時的姊妹、張貢生道、誰在行些、游好閒道、若是在行、論道些雖兒多不及一个湯興哥、拔是樹襯軟款、有情親熱、也是行時過來的人、只是年紀多了兩年、將及三十歲邊了、却是着實有趣的、張貢生道、我每自家年紀不小、倒不喜歡那些于心性的、是老成些的好、游好閒道、這等不消說了、[illegible]、於是陪着張貢生一直望湯家進來、[illegible]然老成手

[illegible]人作家體段、張貢生一見心歡、茶畢敘過姓名、游好閒一一代答明白、曉得張貢生中意了、便指點張家人、將出銀子來送他、游東道、是夜游好閒就陪着飲酒、張貢生原是洪飲的、況且客中高興、放懷取樂、那游好閒去了、興他是个酒鬼、興哥老在行、一[illegible]个不把、連說不醉的、三人你強我賽、喫過三更方往游好閒自在房中去了、張貢生遂與興哥同宿、興哥放出手段、溫存了一夜、張貢生甚是得意、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盡情搬了來、頓放在興哥家裡了、一連住了幾日、被費了好幾兩銀子、貪慕着興

哥才色、甚覺戀戀不捨、想道、我身畔盤費有限、不能如意、何不暫往成都、討取此項到手、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出來與這四个家人商議、裝束了鞍馬、往新都去、他心裡道、指日可以回來的、對與哥道、我有一宗銀子在新都、此去只有半日路程、我去討了來、再到你這裡頭、要幾時、與哥道、何不你留住在此、只教管家們去取討了來、張貢生道、此項東西必要親身往取的、四人去、他那邊不肯發、與哥道、有多少東西、張貢生道、有五百多兩、與哥道、這關係重大、不好阻得你、只是你去了、萬一不到我這裡來了、教我家

一[illegible]上
一个行[illegible]
正合機宜

千盼望張貢生道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留在你家只帶了隨身鋪盖并幾件禮物去好歹一兩日隨即回來了看你家造化若多討得到手是必多送你些與哥笑道只要你早去早來那在乎此兩下珍重而別看官你道此時若有一个見機的人對那張貢生道這項銀子是你自巳欺心不是處黑暗裡葬送了還恁悵几誰那官員每手裡東西有進無出老虎喉中討脆骨大象口裏拔生牙都不是好惹的不要思想到手了況且取得來送與衙衙人家又是个塡不滿底雪井何苦枉用心機走這道路不如認个悔

氣歌了帳罷若是張資生鬧得此言轉了念頭還是
老大的造化可惜當時沒人說破就有人說料沒人
聽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半老書生狠插作紅花之鬼
窮兒鄉宦拘攣為黑獄之囚正是

豬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這里不題且說楊僉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自道日
暮窮途所為俱橫家事已饒食心未足終身在家設
處運籌為非作歹他只有一个兄弟排行第二家道
原可殷富通不干預外事到是个守本分的見哥子
作惡每每分開微詞勸諫道你仗我勢做二爺

打家私勾了、還要嘗我、話不投機、搠二憑得他存心蠱毒。後來未必不火併自家屋裏、家中也養幾个了得的家人、時時防備他、近新一病不起、所生一子止得八歲、臨終之時、與過妻子在面前分付衆家人道、我一生止存此骨血、那邊大房做官的、虎視眈眈、須要小心、抵對他、不可落他圈套之內、我然不瞑目、淚如雨下、長嘆而逝。然後妻子與同家人輩、牢守門戶、自過日子、再不去叨忝僉憲家一分勢利、僉憲無隙可入、心裏思量、二房好一分家當、不過留得這一个黃毛小廝、若斷送了他、這家當怕不是我一个的、欲

得暗地下手、怎當得這家母子關門閉戶、輕易不來他家裏走動、想道我若用毒藥之類、暗算了他外人必竟知道是我、須瞞不過、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糾合強盜劫了他家、害了性命、我還好瞞生人眼、說假公道話、只把失盜做排頭、誰人好說得是我、總是不害得他性命、劫得家私一空、也只當是了、他一向私下養着劇盜三十餘人、在外庄聽用、但是擄掠得來的、與他平分、若有一二處做將出來、他就出身包攬遮護、官府曉得他刁、公人怕他的勢、沒个敢正眼覷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illegible][illegible]了火的人家、公然

叫這些人去撥了來庄裏分了弄得久慣不在心上他只待也如此刼了小侄兒子家裏越便害了他性命爭奈他家家人晝夜巡邏養着狠也似的守門大數隻隄防甚緊也是天有眼睛到別處去拌了就來到楊二房去幾番但去便有阻礙下不得手愈噁正在時刻持心算計必克忽然門上傳進一个手本來乃是舊治下雲南貢生張寅稟見心下喫了一驚道我前番曾受他五百兩賄賂不曾替他完得事就壞官回家了我心裏也道此一宗銀兩必有後慮不想他果然直尋到此這事元不曾做得說他不過理該

還他終不成嚥了下去又吐出來若不還他時他須是个貢生酸子智量必不干休尚然當官告理且不顧他忤名不妙誰耐煩與他調唇弄舌我且把个體面見見他言語之間或者識時務不提起也不見得若是這等好好送他盤纏打發他去罷了若是提起要還又作道理僉憲以口問心計較已定便將出廳來叫請貢生相見張貢生整肅衣冠照着上司體統行个大體送了些土物為候敬僉憲收了設坐告茶僉憲道老夫承乏貴鄉畧過多端後來罷職家居不得重到貴地今見了貴鄉朋友覺無顏張貢生

道、公祖大人、直道不容以致忤時、敝鄉士民、迄今屢想明德、僉憲道、惶恐惶恐、又拱手道、恭喜、賢契歲薦了、張貢生道、挨次倖及、殊爲叨冒、僉憲道、今將何往、得停王趾、張貢生道、赴京廷試、假途貴省、特來一覲台光、僉憲道、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遥、特煩枉駕、足見不忘老朽、張貢元見他說話不招攬、只得自說出來道、前日貢生家下有些瑣事、曾處一付禮物、面奉公祖大人、應收貯、以求周全、後來未經結局、公祖已行、此後就囬貴鄉、今本不敢造次、只因貢生赴京、缺費、意欲求公祖大人發還此一項、以助貢生利往、故此

特來叩拜僉憲作色道老夫在貴處只喫得貴鄉一口水何曾有此贓污之事出口誣衊敢是賢契被別个光棍哄了張貢生見他昧了心改了口不認帳若是个知機的就該罷了怎當得張貢生原不是良善之人心裏著了急就很很的道是貢生親手在私衙門前交付的送與執照俱在怎可昧得僉憲見有議單執照回嗔作喜道是老夫忘事得罪得罪前日有个妻弟在衙起身需索老夫醜送老夫宦囊蕭然不得已故此此借宅上這一項打發了他不匡日後多阻不曾與宅上出得力此小孩遲只是妻弟已將此一

凡夫伎倆點破

項、用去了、須要老夫賠償、且從容兩日、必當處補張貢生見說肯還、心下放了兩分鬆、又見說用去、心中不捨得那兩件金物、又對僉憲道、內中兩件金器、是家下傳世之物、還求保全原件則个、僉憲冷笑了一聲道、既是傳世之物、誰教輕易拿出來、且放心、請過了洗塵的薄款、再處、就起身請張貢生書房中慢坐、一面分付整治酒席、張貢生自到書房中去了、僉憲獨自算了一回、他起初打白賴之時、只說張貢生會意、是必湊他的趣、他却重重送他个回敬、做盤纏也倒兩全了、豈知張貢生算小、不還他體面、搜根剔齒、

一直說出來，然也還思量還他一半，現物解了他饞涎。只有那金壺與金首飾是他心上得意的東西，時刻把玩的。已曾幾度將出來誇耀親戚過了，你道他捨得也不捨得？張貢生恰恰把這兩件作口內要緊，僉憑左思右思，便一時不懷好意了。哏地一聲道：一不做，二不休。他是个雲南人，家裏出來，中途到此間的，斷送了他，誰人曉得？須不到得尸親知道。就叫幾个幹僕，約會了庄上一夥狼人，到晚間酒散，聽候使用。分付停當，請出張貢生來，在[illegible]間說些閒話，評論此間事。且是殷勤，又叫[illegible]頻頻奉酒，張貢

生見是公祖的好意、不好推辭、又料道是如此美情、前物必不留難、放下心懐、只顧喫酒、早已喫得醺醺地醉了、又叫安童奉了又奉、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又問張家管家們可曾喫酒了未、却也被幾个幹僕、輪番更換陪伴飲酒、那些奴才們見好酒好飯、道是假着好處、那里管三七二十一、只顧貪婪無厭、四个人一个个喫得瞪眉瞪眼、連人多不認得了、票知了僉憲、僉憲分付道、多送在紅花場結果去、元來這場僉憲有所所紅花場庄子、滿地種着紅花、廣衍有一千餘畝、每年賣那紅花、有八九百兩出息、這庄上造

着許多房子，專一歇着客人，兼亦藏着強盜。當時只說送張貢生主僕到那里歇宿，到得庄上，五个人多是醉的，看着被臥，倒頭便睡，鼾聲如雷，也不管天南地北了。那空淵之處，一聲鑼响，幾个飛很的莊客走將攏來，多是有手段的強盜，頭一刀一个，遮莫有三頭六臂的，也只多費得半刻工夫，何况這一个酸子與我个馱奴，每人只生得一颗頭，消得幾時，早已罄淨。當時就在紅花稀疎之處，掘个坎兒，做一堆兒埋下了。可憐張貢生痴心指望討債，還要成都去見心上人，怎知遇着很主，弄得如此死于非命。正是

暇昇

不道遊魂命　還貪頃刻花
黃泉無妓館　今夜宿誰家

過了一年有餘，張貢生兩个秀才兒子在家，自從父親入京以後，並不曾見一紙家書，一个便信回來，問着个把京中歸來的人，多道不曾會面，並不曉得，心中疑惑，商量道滇中處在天末，怎能勾京中信至，還是川中省下打聽，彼處不時有在北京還往的，于是兩个湊些盤纏在身邊了，一逕到成都，尋个下處宿了，在街市上行來走去，閒撞並無遇巧熟人，兩兄弟住過十來日，心內無聊，商量道此處儘多名妓，我每

各尋一个消遣，則个兩个小將子也不用幫閒，我陪你，你陪我，各尋一个个雛兒，一个童小五，一个顧阿都，接在下處，大家取樂，混了幾日，閙烘烘，熱騰騰的，早把探父親信息的事，撇在腦後了，一日那大些的有跳槽之意，兩个雛兒曉得他是雲南人，戲他道，閩得你雲南人，只要閩老的，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不多幾日，只要跳槽，兩个秀才道，怎見得我雲南人，只要閩老的，童小五便道，前日見游伯伯說，去年有个雲南朋友，到這里來，要他尋表子，不要興頭的，只要老成的，後來引他到[illegible]家與哥那里去了，這與哥

無端閒話露出根芽皆天使之也

究竟辦兒氣局

掃開一定下成戲

是我們毋親一輩中人，他且是與他過得火熱，也費了好些銀子，約他再來，還要使一主大錢，以後不知怎的了，這不是雲南人要老的樣子，兩个秀才道，那雲南人姓个甚麽，怎生模樣，童小五顧阿都大家拍手笑道，又來拙了，好在我每肝上的事，管他姓張姓李，那曾見他模樣來，只是游伯伯如此說，故把來取笑，兩个秀才道，游伯伯是什麽人，住在那里，這却是你每曉得的，童小五顧阿都又拍手道，游伯伯也不認得，還要閙，兩个秀才必竟要問个來歷，童小五道，游伯伯千頭萬腦的人，撞來就見，要尋他却一世也

難你要問你們貴鄉里竟到湯興哥家問不是、兩个
秀才道說得有理、留小的秀才寫伴着兩个雛兒、大
的秀才獨自个問到湯家來、那个湯興哥自從張貢
生一去、只說五十里的遠近、早晚便到、不想去了一
年有多、絕無消息、留下衣囊行李也不見有人來取、
門戶人家不把來放在心上、已此放下肚腸了、那日
無客在家、閉門晝寢、忽然得一夢、夢見張貢生到來
說道、取銀回來、至要敘寒溫、却被扣門聲急、一時驚
醒、醒來想道、又不曾念着他、如何恁地有此夢、敢是
有人遞信息取衣裝、也未可知、正在疑似間、聽得又

才開縱與哥整整衣裳、叫丫鬟在前開門出來、丫鬟叫一聲客來了、張大秀才纔那得腳進、與哥擡眼看時、喫了一驚、道分明像張貢生一般模樣、如何後生了許多、請在客坐裏坐了、問起地方姓名、却正是雲南姓張、與哥心下老大稱罕、未敢遽然說破、張大秀才先問道、請問大姐、小生聞得這里去年有个雲南朋友往來、可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與哥道有一位老成朋友、姓張、說是个貢、行要往京廷試、在此經過的、盤桓了數日、前往新都取債去了、說半日路程、去了就來、不知爲何一去不來了、張大秀才道、隨行有

幾人、與哥道、有四位管家、張大秀才心裏曉得是了、問道、一去不來、敢是竟自長行了、與哥道、那里是、衣囊行李還留在我家裏、轉來取了纔起身的、張大秀才道、這等爲何不來、難道不想進京、還留在彼處、與哥道、多分是取債不來、擔閣在彼、就是如此、好歹也該有个信、或是叫位管家來、影響無踪、竟不知甚麼緣故、張大秀才道、見說新都取甚麼債、與哥道、只聽得說有一宗五百兩東西、不知是甚麼債、張大秀才跌脚道、是了是了、這等我每須在新都尋去了、與哥道、他是容官甚麼瓜葛、要去尋他、張大秀才道、不敢

娘大姐就是小生的家父與哥道失敬失敬怪道模樣恁地厮像這等是一家人了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飯來留張大官人坐一坐張大秀才四說道這到不消小生還有个兄弟在那廂等候只是適間的話可是確的麼與哥道怎的不確見有衣囊行李在此可認一認看是不是隨引張大秀才到裏邊房裏來把留下物件與他看了張大秀才認得是實忙別了與哥道這等事不宜遲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尋去尋着了再來相會與哥假親熱的留了一會順水推船送出了門張大秀才急急走到下處對兄弟道問

到問着了、果然去年在湯家閙的、正是只是依他家說起來、竟自不曾往京裡、小秀才道、這等在那里、大秀才道、還在這里新都、我們須到那里問去、小秀才道、爲何住在新都許久、大秀才道、他家說是聽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債、定是到楊瘋子家去了、小秀才道、取得取不得、好歹走路、怎麼還在那里、大秀才道、行李還在湯家、方纔見過的、豈有不帶了去、徑自跑路的理、畢竟是躭閣在新都不來、不消說了、此去那里若不多遠、我每收拾起來、一同去走遭、訪問下落、則个兩人計議停當、將些銀兩、謝了兩个妓者、送

似以無心鍛鍊爲奇

了家去一徑到新都來下在飯店裏店主人見是遠來的問道兩位客官貴處兩个秀才道是雲南到此尋人的店主人道雲南來是尋人的不是倒賍的麽兩个秀才喫驚道怎說此話店主人道偶然這般說笑兩个秀才坐定問店主人道此間有个楊僉事住在何處店主人伸伸舌頭這人不是好惹的你遠來的人有甚要緊沒事問他怎麽兩个秀才道問聲何妨怎便這樣怕他店主人道他輕則官司害你重則強盜劫你若是遠來的人冲撞了他好歹就結果了性命兩个秀才道淸平世界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

的店主人道他償誰的命去年也是一个雲南人一主四僕投奔他家開得是替他討甚麼任上從手賍的一夜裏多殺了至今冤屈無伸那見得要償命來方才見兩位說是雲南所以取笑兩个秀才見說了嚇得魂不附體你看我我看你一時做不得聲呆了一會戰抖抖的問道那个人姓甚名誰老丈可知得明白否店主人道我那里明白他家有一个管家叫做老三常在小店喫酒這个人還有些天理的時常飲酒中間把家主做的歹事一一告訴我心中不服去年雲南這五个被害一發乖張了外人紛紛揚揚

也多曉得、小可每還疑心不敢輕信、老三說是果然眞有的、煞是不平、所以小可每纔信、可惜這五个人、死得苦惱、沒个親人得知、小可見客官方纔問及楊家、偶然如此閒講、客官各人自掃門前雪、不要閒管罷了、兩个秀才、情知是他父親被害了、不敢聲張、暗暗地叫苦、一夜無眠、次日到街上往來察聽、三三兩兩、幾處說來、一般無二、兩人背地裏痛哭了一場、思量要在彼發覺、恐怕反遭網羅、亦且鄉宦勢頭、小可衙門、奈何不得他、含酸忍苦、原還到成都來、見了湯興哥、說了所聞詳細、興哥也噙了、幾點眼淚、興哥道、

見之假冤

兩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討命、兩个秀才道、正要如此、此時四川巡按察院右公正在省下、兩个秀才問楊與哥取了行囊簡出貢生赴京文書放在身邊了寫了一狀抱牌進告狀上寫道

告狀生員張珍張璵爲冤殺五命事有父貢生張寅前往新都惡宦楊某家取債一去無蹤珍等覩投彼處尋訪探得當彼惡宦謀財害命併僕四人同時殺死道路驚傳人人可証尸骨無蹤滔天大變萬古奇冤覩勅告　告狀生員張珍係雲南人

右察院看罷狀詞他一向原曉得新都楊僉事的惡

蹟著聞。體訪已久。要爲地方除害。只因是个甲科。又無人敢來告他。没有把柄。未好動手。今見了兩生告詞。雖然明知其事必實。却是詞中没个實証實據。亂行不得。石察院提刑左右。直喚兩生到案前來。輕輕地分付道。二生所告。本院久知此人罪惡貫盈。但彼奸計叵測。二生可速回家去。毋得留此。倘爲所知。必受其害。待本院廉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知會。關取爾等到此明寃。萬萬不可洩漏。隨將狀詞摺了。收在袖中。兩生叩頭謝教而出。果然依了察院之言。一面收拾竟回家中。靜聽消息。去了。這邊石察院待兩司

作揖之日、獨留憲長謝公叙話、袖出此狀、與他看道、天地間有如此人否、本院留之心中久矣、今日偷有人來告此事、貴司刑法衙門、可爲一訪、謝廉使道此人梟獍爲心、豺狼成性、誠然王法所不容、石察院道、僕聞此家有家僮數千、陰養死士數十、若不得其實跡、輕易舉動、吾輩反爲所乘、不可不慎、謝廉使道、中有下官、袖了狀詞、一揖而出、這謝廉使是極有才能的人、况兼按臺囑付、敢不在心、適可中有兩个丞差、一个叫做史應、一个叫做魏能、乃是點頭會意的人、謝廉使一向得用的、是日叫他兩个進私衙來、分

付道我有件機密事要你們兩个做去兩个承差叩頭道憑爺分付那廂使用水火不辭康使袖中取出狀詞來與他兩个看把手指着楊其名字道按院老爺要根究他家這事不得那五个人尸首實跡拿不倒他必要體訪的實曉得了他埋藏去處才好行事却是這人兇狡非常只怕容易打聽不出若是洩漏了事機不惟無益反致有害是這些難處兩承差道此宦之惡播滿一鄉若是曉得上司尋他不是他必竟先去下手非同小可就是小的每往彼體訪若認得是衙門人役惹起疑心禍不可測今蒙差委除非

改換打扮、只做無意游到彼地、乘機緝探、方得真實備細、廉使道此言甚是有理你們快怎麼計較了去、兩承差自相商議了一回道除非如此如此隨禀廉使道、小的們有一計在此不知中也不中、廉使道、且說來、承差道、新都專產紅花、小的們曉得楊宦家中有个紅花場利息千金、小的們兩个打扮做買紅花客人、到彼市買、必竟與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來、等走得路數多人眼熟了、他每沒些疑心、然後看機會空便、留心體訪、必知端的、須拘不得時日、廉使道、此計頗好、你們小心在意、訪著了此宗公事、我另眼看

你不打緊還要對按院老爺說了分外抬舉你兩承差道、掌家老爺提挈敢不用心、叩頭而出、元來這史應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在衙門裏圖出身的、受了這个差委、日夜在心、各自收拾了百來兩銀子放在身邊了、打扮做客人模樣、一同到新都來、只說買紅花、問了街上人、曉得紅花之事、多是他三管家姓紀的掌管、此人生性梗直、交易公道、故此客人來多投他買賣、做得去、每年與家主掙下千來金利息、全虧他一个、若論家主這樣貪婪、鬼也不敢來上門了、當下史應魏能、一竟來到他家、拜望了各述來買紅花之

老辣

意、送過了土宜、紀老三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就置酒相待、這兩个承差、是衙門老溜、好不乖覺、曉得這人有用、他處便有心結識了、他放出虔婆手段、甜言美語、說得入港、魏能便開口道、史大哥、我們新來這里做買賣、人面上不熟、自古道、人來投主、鳥來投林、難得這樣賢主人、我們序了年庚、結爲兄弟、何如、史應道、此意最好、只是我們初相會、況未經交易、只道是我們先討好了、不便、論量待成了交易、再議未遲、紀老三道、多承兩位不棄、足感盛情、待明日看了貨、完了正事、另治个薄設、從容、討歡、就此結義何如、兩个

同聲應道，妙妙當夜紀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正是紅花場庄上之房，次日起來看了紅花，講倒了價錢，兩人各取銀子出來兌足了，兩下各各打發有餘，彼此情投意合，是日紀老三果然宰雞買肉，辦起東道，才來與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回到庄上擺設了，先獻了神，各寫出年月日時來，史應最長，紀老三小六歲，魏能又小一歲，挨次序立，拜了神，各述了結拜之意，道自此之後，彼此無欺，有無相濟，患難相救，久遠不忘，若有違盟，神明殛之，設誓已畢，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為二哥，紀老三稱兩人為大哥三

哥彼此喜樂當晚喫个盡歡而散元來蜀中傳下劉關張三人之風最重的是結義故此史魏二人先下此工夫以結其心却是未敢說甚麽正經心腸話只收了紅花停當且還成都發在舖中発客也原有兩分利息收起銀子又走此路數月之中如此往來了五六次去便與紀老三綢繆我請你你請我日日歡飲與个如兄若弟形迹俱忘一日酒酣史應便伸伸腰道快活快活我們遇得好兄弟到此一番盡興一番纔能接口道紀二哥待我們弟兄只好這等了我心上還嫌他一件未到處紀老三道小弟何事得罪

但說出來自家弟兄不要避忌魏能道我們晚間貪得一覺好睡相好弟兄只該着落我們在安靜去處便好今在此間每夜聽得鬼叫夢寐多是不安的有這件不像意這是二哥欠檢點處小弟心性怕鬼的只得直說了紀老三道果然鬼叫麼史應道是有些咤異小弟也聽得的不只是魏三哥魏能道不叫難道小弟埋詠紀老三點點頭道這也怪他叫不得對着斟酒的一个䊹討道你道叫的是兀誰畢竟是雲南那人了史應魏能見說出真話來只做原曉得的一般不加驚異趁口道雲南那人之外我們也聞得

金像無心之欲所以爲殺

語言情景似刻絕

久了只是旣死之後二哥也該積些陰騭與你家老爺說个方便與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爲何抛弃他在那里了使他每夜這等叫苦連天紀老三道死便死得苦了尸骸原是埋藏的不要聽外邊人胡猜亂說兩人道外人多說是當時抛弃了二哥又說是埋藏了若是埋藏了他怎如此叫苦紀老三道兩个兄弟不信我領你去看煞也古怪但是埋他這一塊地上一些紅花也不生哩史應道我每趂着酒興斟盃熱酒兒到他那堆裏澆他一澆叫他晚間不要這等怪叫就在空壙去處再喫兩大盃壽盡與兩个

一齊起身走出紅花場上來紀老三只道是散酒之意那道是有心的也起了身叫小的帶了酒盒隨了他們同步引他們到一个所在來看但見

瀰漫怨氣結成堆　凜冽淒風團作陣
若還不遇有心人　沉埋數載誰相問

紀老三把手指道那一塊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就是他五个的尸骸怎說得不曾埋藏史應就斟下个大盃向空裏作个揖道雲南的老兄請一盃兒酒曉聞不要來驚嚇我們纔能道我也與他一杯湊成雙杯紀老三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不是大哥三哥

來這兩滴酒幾時能勾到他泉下史應道也是他的緣分大家笑了一場又將盒來擺在紅花地上席地而坐豁了幾拳各各連飲幾个大觥看看日色曛黑方纔住手兩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圍暗記認定了仍到庄房裏宿歇次日對紀老三道昨夜果然安靜些想是這兩杯酒喫得快活了大家笑了一回是日別了紀老三要回就問道二哥幾時也到省下來走走我們也好做个東道盡个薄意回敬一回敬不然我們只是叨擾再無回答也覺面皮忒厚了紀老三道弟兄家何出此言小弟沒事不到省下除非冬

底要買過年物事是必要到你們那里走走專意來
拜大哥三哥的宅上便是三人分手各自散了史應
魏能此番踹知了實地是長是短來禀明了謝廉使
廉使道你們果是能幹既是這等了外邊不可走漏
一毫風信但等那姓紀的來到省城即忙容報我知
道自有道理兩人禀了出來自在外邊等候紀老三
來省看看殘年將盡紀老三果然來買年貨特到史
家魏家拜望兩人住處差不多遠接着紀老三歡天
喜地道好風吹得貴客到此史應叫魏能偎伴了他
道魏三哥且陪着紀二哥坐一坐小弟市上走一走

看中喫的東西尋些來家請二哥魏能道是是快來
買个史應就叫了一个小廝拿了个籃兒帶着幾百
錢往市上去了一面買了些魚肉菓品之類先打發
小廝歸家整治一面走進按察司衙門裏頭去密禀
與𫎇使知道𫎇使分付史應先回家去伴住他不可
放走了隨即差兩个公人寫个硃筆票與他道立拘
紀老三楊宦家人紀三面審毋遲時刻公人賞了小票
一徑到史應家裏來史應先到家裏整治酒肴正與
紀老三接風喫到興頭上聽得外邊敲門響史應叫
小廝開上門只見兩个公人跑將進來對史魏兩人

吃了嚇、却不認得紀老三、問道這位可是楊管家麽、史魏兩人會了意、說道正是楊家紀大叔、公人也拱一拱手說道、敝司主要請管家相見、紀老三喫一驚道、有何事要見我、莫非錯了、公人道不錯、見有小票在此、便拿出硃筆的小票來看、史應魏能假意喫驚道、古怪、這是怎麽起的、公人道老爺要問楊鄉宦家中事體、一向分付道、但有管家到省、即忙緝報、方才見史官人市上買東西、說道請楊家的紀管家、不知那个多嘴的稟知了老爺、故此特着我毋到來相請、紀老三呆了一晌道、没事與我怎的、我須不曾犯事、

公人道、誰[illegible]犯不犯、見了老爺便知端的、史魏兩人道、二哥自身沒甚事、便去見見不妨、紀老三道、決然爲我們家裏的老頭兒、再無別事、史魏兩人道、倘若問着家中事體、只是從直說了、料不喫虧的、旣然兩位牌頭到此、且請便席略坐一坐、喫三杯了去何如、公人道、多謝厚情、只是老爺立等回話的、公事從容不得、史應不由他分說、拿起大觥、每人灌了幾觥、喫了些茶酒、公人又催起身、史應道、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門裏去去、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東西溫熱了、酒等見見官來[illegible]道、小[illegible]熱、史

足見家主實

了方肯同走走足見幇襯紀老三沒處躲閃只得跟了兩个公人到按察司裏來傳帖禀知謝廉使廉使不升堂竟叫進私衙裏來廉使問道你是新都楊僉事的家人麼紀老三道小的是廉使道你家主做的歹事你可知道詳細麼紀老三道小的家主果然有一兩件不守分勾當只是小的主僕之分不敢明言廉使道你從直說了我饒你打若有一毫隱蔽我就用夾棍了紀老三道老爺要問那一件小的好說家主所做的事非一叫小的何處說起廉使冷笑道這也說的是案上搿那狀詞再看一看便問道你只說

那雲南張貢生主僕五命、今在何處、紀老三道這个不該是小的說的、家主這件事、其實有些虧天理、應使道你且慢慢說來、紀老三便把從頭如何來討銀、如何留他喫酒、如何殺死了、埋在紅花地裏說了个備細、謝廉使寫了口詞、道你這人到老實、我不難爲你、權發監中、待提到了正犯、就放、當下把紀老三發下監中、史應魏能到也、爲日前相處分上、照管他一應事體、叫監中不要難爲他、不在話下、謝廉使審得真情、即發憲牌一張、就差史應魏能兩人、賚到新都縣着落知縣身上、要僉事楊某正身、係連殺五命公

事、如不擒獲即以知縣代解文發厰捕衙在紅花場
起尸、兩人領命、到得縣裏已是除夜、那一日了新都
知縣、接了來文、又見兩承差口稟緊急、嚇得兩手無
措、付道、今日是年晚、此老必定在家、須乘此時調兵
圍住、出其不意、方無走失、印忙喚兵房僉牌出去、調
取一衛兵來、有三百餘人、知縣自領了、把楊家圍得
鐵桶也似、其時楊僉事正在家飲團年酒日色未晚、
早把大門重重關閉了、自與羣妾內宴、歌的歌、舞的
舞、內中一妾唱一隻黃鶯兒道、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

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
征雁、飛不到滇南
楊僉事見唱出滇南兩字、一个摳心拳、變了臉色道、
要你們提起甚麼滇南不滇南、心下有些不快活起
來、不想知縣已在外邊、看見大門關上、兩个承差是
認得他家路徑的、從側邊梯墻而入、先把大門開了、
請知縣到正廳上坐下、叫人到裏邊傳報道、邑主在
外、有請楊僉事正因滇南二字、觸着隱衷、有些動心、
忽聽得知縣來到正廳上、想道、這時候到此何幹、必
有蹺蹊、莫非前事有人告發了、心下驚惶、一時無計、

道丘縣過了他再處急往厨下竈前去躲縣見報
了許久不出恐防有失忙入中堂自來搜尋家中妻
妾一時藏避不及知縣分付喚一个上前來説話此
時無奈只得走一个婦女出來荅應知縣問道你家
爺那里去了這个婦人回道出外去了不在家里知
縣道胡說今日是年晚難道不在家過年的叫從人
將拶子拶將起來這婦人着了忙喊道在在就把手
指着厨下知縣率領從人竟往厨下來搜僉事無計
可施只得走出來道今日年夜老父母何事直入人
内室知縣道非干晚生之事乃是按臺老大人憲長

老大人、相請問甚麼連殺五命的公事、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對理、如老先生不去、要晚生代解、不得不如此、磨突僉事道、隨你甚麼事、也須讓過年節、知縣道、上司緊急、兩个承差坐提、等不得過年、只得要煩老先生一行、晚生奉陪同往就是、知縣就叫承差守定不放寬展、僉事無奈、只得隨了知縣出門、知縣登時僉了解批、連夜解赴會城、兩个承差又拈點捕官、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一同趕來、那些在莊上的強盜、見主人被拏、風聲不好、一鬨的走了、胡廉使特爲這事、次朝升堂、知縣已將僉事解進、僉事換了小服、跪

在廳下、口裏還強道、不知犯官有何事故釣牌拘提、如捕反寇、廉使將按院所准狀詞讀與他聽、僉事道、有何憑據、廉使道、還你个憑據、即將紀老三放將出來道、這可是你家人麼、他所供口詞的確、還有何言、僉事道、這是家人懷挾私恨誣首的、怎麼聽得、廉使道、强與不强、少頃便見、說話未完、只見新都巡捕縣丞已將紅花塲五个尸首在衙門外着落地方收貯、進司禀知、廉使道、你說無憑據、這五个尸首、如何在你地上、廉使又問捕官相得尸首怎麼的、捕官道、縣丞當時相來、俱是生前被人殺死、身首各離的、廉使

道、如何可正與紀三所供不異、再推得歷僉事俛首無辭、只得認了道、一時酒醉觸怒、做了這事、乞看縉紳體面、遮蓋些則箇。廉使道、縉紳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石按臺早知此事、容訪已久、如何輕貸得、即將楊僉事收下監候、待行關取到原告再問、重賞了兩个承差、紀三釋放寧家去了、關文行到雲南、兩个秀才知道楊僉事已在獄中、星夜赴成都來、訪命、曉得事在按察司、竟來投到廉使、叫押到屍場上、認領父親屍首、取出僉事對質一番、兩个將僉事拳打腳踢、罵[illegible]住、道既在官了、自有應

不及典刑

辟等非便宜

發機

得罪名不必如此、將僉事依一人殺死三命者律、今更多二命擬斐遲處死、決不待時、下手諸盜、以爲從定罪、候擒獲發落、僉事係是職官、申院奏請定奪。不等得旨意轉來、楊僉事是受用的人、在獄中受苦不過、又見張貢生率領四僕、日日來打他、不多幾時、斃于獄底。僉事原不曾有子、家中竟無主持、諸妾各自散去、只有楊二房八歲的兒子楊清、是他親侄、應得承受、※天家業、多歸了他。楊僉事枉自生前要算計并侄兒子的、豈知身後連自已的倒與他了、這便是天理不泯處。那張貢生只爲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

弄得身子寃死他鄉、幸得官府清正、有風力、纔報得仇、却是行關本處、又經題請、把這件行賄上司、圖占家產之事、各處播揚開了、張賓此時同了母親、稟告縣官道、若是家事不該平分、哥子爲何行賄、眼見得欺心、所以喪身、今兩姪執命既已明白、家事就好公斷了、此係成都成案、奏疏分明、須不是揑造得出的、縣官理上說他不過、只得把張家一應產業、兩下平分、張賓得了一半、兩个侄兒得了一半、兩个侄兒也無可爭論、張賓生早知道到底如此、何苦將錢去買憔悴、白折了五百兩銀子、又送了五條性命、真所謂

無緣不成反輸一帖也奉勸世人還是存些天理守些本分的好

錢財有分苦爭多　反自將身入網羅
看取兩家歸束處　心機用盡竟如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終